說理會編

説理會編卷之十四

越李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異端

楊墨子莫　附論伯夷柳下惠

楊墨之學其發端皆本仁義但倚於一偏則爲私見耳楊氏爲我似亦守身之義然獨善而無君則似義而非義也墨氏兼愛似亦利物之仁然二本而無父則似仁而非仁也聖人之學則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其斯以爲中正之道乎

楊氏爲我於保身上做到無欲墨氏兼愛於濟人上做到無欲此豈易及者哉但其學只就私見上成就使其心不爲物累斯已矣全不以禮法爲教故一於爲我則不知有同體之仁一身之外皆秦越何有於君哉一於兼愛則不知有一本之義四海之內皆兄弟何有於父哉此由不以禮教節情故耳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氣質之偏其學皆本於誠明而內外合一卒能變化以成己成物者也故同謂之仁若墨氏之兼愛楊氏之爲我則學術之偏其教各有所宗兼愛爲慈悲之宗爲我爲清淨之宗惟成就

其私見而已豈聖人將中之道哉
程子有言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商只是不及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因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其差必至於此竊謂師商與楊墨宗旨本自不同程子之言似未精察蓋師商工夫踈而氣質之未變楊墨則本原蔽而心術之有差即其所差已是無父無君之本不可謂其末至於此也且師之過非過於厚喜於有為耳商之不及非失於薄息於用力耳其流亦豈遽同楊墨

乎

孟子以楊墨子莫爲執一與義襲者不同義襲者有所正助者也楊墨子莫則於世情無所粘帶而胸次脫然不掛一絲頭孟子特以其學術之偏有害仁義之本體則爲賊道耳蓋墨子之兼愛似仁但執仁之偏雖至無父而不疑楊氏之爲我似義但執義之偏雖至無君而不顧子莫則不兼愛不爲我但執其清靜自然之中而其心無所經綸裁制不問其孰爲仁而孰爲義是無權也其所謂執非有執着亦非其德性然也蓋其學術原從一偏上立根至於習熟念茲在

玆而不知其為害則偏於一偏非所謂大本之中矣若伯夷柳下惠德性亦有清和之偏而能擴充仁義各因其質之所近以造乎其極則其中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而流行無滯何嘗執其一偏以為終身之學術哉此其所以得與於聖人之列也歟

春秋時世雖大亂然士大夫猶知以先生之法謄口舌以制人鄉愿最為亂德亦是口談先王之法繩趨尺步皆不敢違但其心包藏一點偽心足以欺世故孔子闢之楊墨之說雖在孔子時已有但尚未盛行至于戰國先王之法蕩廢無存則覺二氏為能擺脫塵

網故聞者欣然趨之遂成無父無君之俗則又別生一害矣孟子於此安得而不辯哉

佛老　附論儒釋道

程子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此因佛老之書說得微妙足以動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之趨其教者皆所親見故也然楊朱之教與老氏同墨翟之教與佛氏同古今之爲吾道害者惟此二教而已當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蓋無賢士大夫不爲所動者必其言亦甚深妙也但其事已往其書不盡傳而後世不及見耳豈可因所未見而

遂謂其害之末甚哉

佛氏之教與墨翟同其法主於普度衆生然常忽於所厚非聖人一本之學也老氏之教與楊朱同其法主於遺棄事物然常利於一身非聖人無我之學也極其所造俱能遠嗜欲不動於心然不過成就其私見而已謂之合內外之道不可也故用物以脩己則不至於自私用己以處物則不至於無別非成物不可以為成己非成己不可以為成物此合內外之道也

釋迦佛家之至聖也其教主於捨身利物故於天下之墊溺必能拯救之但視天下皆當學之人而薄於此

親則不及帝堯之善推恩矣老子道家之至聖也其教主於愛身自善故於天下之紛爭必能違避之但必天下皆難化之人而果於忘世則不及孔子之無棄物矣此堯孔之聖所以得時措之宜而佛老之學所以爲異端之害也歟

佛氏捨身普施不論族之善惡一以濟度爲心必不肯有其色相老氏愛身獨善不論世之治亂一以斂藏爲事必不肯勞其形神然佛氏之學亦有用處以之待暴客可也以之居危邦可也老氏之學亦有用處以之保衰年可也以之避亂世可也要之其初釋迦

生於夷狄人皆尚殺法不可得而制也則以慈悲化俗老子生於衰周人方嫉賢志不可得而行也則以清靜全身其學術適與時宜相合雖有所偏未見其爲害也然而不能隨時從道通變宜民此二氏所以卒歸於偏而偏則生害歟後遂各專一教別立法門其徒世守不失則爲老氏者習於無君爲佛氏者習於無父而流禍遠矣

佛氏之教失於縱故惡人肆暴而不知懲雖至親遭其殺戮則但曰劫數而已此豈父道哉老氏之教失於忍故善人被患而不知救雖天下墊於危亡則但曰

無爭而已此豈君道哉二氏之害蓋不待其傳流之失而始甚也

人謂佛氏所見比之老氏為大以其普濟之量周徧廣濶與萬物同一體而心無所着至於寂滅盡而老氏則但能清靜無為專於自守而已此由不知聖人誠明之學耳誠明之學全在幾動處知謹故時行而行時止而止無一毫失正處而佛氏之心則泊然任其所安耳佛氏比老氏雖大其為失心體之正一也

佛氏言空中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是六根六塵俱淨一無所着也然世尊為四大因緣出世

則欲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也爲是出世終脫不得濟度衆生之根難以言不着於無愛矣着於無愛則以無愛爲安而所成就者惟此一見是亦自私自利而已

佛氏常感常寂與吾儒同其所感而求精處與吾儒異

佛氏慈悲與吾儒之惻隱同恭敬與吾儒之恭敬同羞愧與吾儒之羞惡同知慧與吾儒之是非同獨其所未精處如當哀時或有不哀者矣當喜時或有不喜者矣吾儒則必精察之是當哀也吾何爲而不哀是當喜也吾何爲而不喜其必有蔽乎於是治其已

私以求當哀當喜之道惕然常存此心則當哀當喜之神藏於中是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矣由是遇當哀自然哀遇當喜自然喜則爲發而中節之和此吾儒學問之功乾乾不息正以求未發之中也若佛氏則遇哀而哀者從其心而哀之矣其所當哀而不哀者亦不復求之心遇喜而喜者從其心而喜之矣其所當喜而不喜者亦不復求之心惟一空寂使無擾焉聽其自然生意之動而已至於應事而學問以求中遂謂之外此即告子外義之學也異處只是不精

黃久菴謂儒釋道三教皆以止爲宗但其用不同耳佛

氏以出世爲用老氏以忘世爲用聖人以經世爲用其體同一止也竊謂止處已自不同蓋佛氏之心主於出世則以出世之道爲止老氏之心主於忘世則以忘世之道爲止聖人之心主於經世則以經世之道爲止體用一源豈有用不同而體能一者哉

脩養術以閉三寶爲要功非正學也詳見攝生正論

許行之學

許行之學出於墨翟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與夫市價不貳國中無僞之說則皆墨氏尚同之教

告子之學出於楊朱觀性無善無不善吾弟則愛秦

人之弟則不愛之說則皆楊氏遺世之教也許行能使陳良之徒棄其師學而從之所造必甚超脫告子不動心已能不掛一絲頭至其成就則非許行之可及矣

告子之學

告子之學不知所終然其學亦漸進觀孟子中所載四條之問亦畧可見矣杞柳之問謂性中本無仁義但蚩蚩蠢蠢無所用心而爲仁義者皆人所矯揉也此即性無善無不善之本旨而不知性本生理非若桮棬必待於戕賊杞柳而後成也戕賊杞柳則抑遏本

性不能生矣此孟子所以有禍仁義之說也告子聞此則知性不可離根本矣於是又有湍水之問蓋謂善惡皆性所有但由人所爲耳此又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本旨也孟子告之以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謂性之爲善本出自然非人所能爲也告子因悟生生不已者爲性之自然故又有生之謂性之問然自氣而言則善惡皆謂之生隨其自動而無一定之則不見性爲主宰矣此又有性善有性不善之本旨矣孟子恐其認氣爲生終不離於舊見乃以犬牛與人分別詰之則示以生理之不雜於氣者乃

可爲性而告子始知良心之生者爲仁矣但猶有分別內外之見故曰仁內也義外也蓋謂人本有慈愛之心遇親而即發用本無恭敬之心因長而始應酬而不知義乃仁之精別處即一本萬殊之道也告子不知此理反疑孟子之言義爲義襲是欲外義而不爲也其實告子已能不動其心本無正助之病特於義上有未精耳夫告子心體已無所累其學問亦不自足觀其初問時以仁義皆人強爲問至再三則知仁爲在內其所見已漸深而毫釐之間亦易點化矣及孟子以嗜炙爲說宜其盡悟而終不能如夷之之

憮然豈其有得於自然之樂而猶以觀理爲煩耶若朱子謂屢變其說以求勝則又不知告子矣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但欲澄然無事從心所欲耳求氣者義襲之謂也求心者持志之謂也持志正所以集義故氣可以不求心亦可以不求乎孟子斷其勿求氣曰可勿求心曰不可而養氣不外持志理自明矣理由內生所謂仁內也然外義則心有不精於物矩亦不能不踰矣故義者非他即心之裁斷處也

孟子曰告子爲義外謂其以義爲外而不爲也象山曰

朱子爲義外謂其以外爲義而爲之也蓋告子亦謂孟子以外爲義者故孟子力辯集義之非外其言反覆開明告子本用心於內者何其終不悟哉

楊慈湖之學

楊慈湖之學謂心本無意必固我着不得一毫氣力故凡聖經賢傳有及於工夫者如大易洗心大學正心之類皆以爲非孔子之言所見甚超脫然此乃即心見性之宗也與壇經何異蓋曹溪以佛氏之言言聖慈湖以聖人之言言佛同歸於自然而已非精一執中之宗旨也將使人妄意高遠而忽於下學其害教

也大矣夫人性本善心果無蔽順其自然何待脩為但氣質不齊不能皆無不善己私牽擾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累必須用力克治乃能去之故孔子謂行為力行是以工夫言也但工夫只自仁體攢乞使其勢不可遏耳非工夫惡能拔去病根邪

說理會編卷之十四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五

越季　本撰次
吳袠洪愈訂正

雜術

後世占卜非古法

先儒以易爲卜筮而作未爲非是但所謂卜筮者主於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非若後世之論利害也聖人以百姓迷於吉凶之故雖父兄臨之師保誨之官法治之亦不知畏也所畏者惟在鬼神且如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

國不同俗然皆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況於百姓乎故聖人因其明而通之以卜筮先使齋戒以神明其德德既神明則機易觸發而後卜筮之師以言告之則無不聽信趨吉避凶身安用利此聖人所以爲神道設教也後世不知易之爲教欲開人心而執其象占立爲斷例則不過以卜筮推測利害之粗迹耳先師有言蓍固是易龜亦是易可謂知蓍龜矣外易理而說蓍龜則其言豈不贅乎春秋以後卜筮別有繇辭如陳懿氏卜妻敬仲則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晉獻公卜立驪姬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卜徒父筮秦伯伐晉遇蠱則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史蘇筮晉伯姬嫁秦穆公遇歸妹之睽則曰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旂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如此類者甚多皆不以易理斷也蓋後人自爲繇辭如漢焦貢易林京房火珠林之類耳或謂易中亦有此理不以其說爲非則固後世之見也夫伏羲作易有畫無辭而因象觀變辭在其中

豈易理之外別有一說哉及文王繫辭正以發明伏羲之意而已周公孔子復申爻傳四聖一心亦無他意乃復別繫之辭則易外又添一說矣雖於利害時或測知然瑣碎煩難理非一貫何足以開人心哉其在洪範言卜筮於卜則曰雨霽蒙驛克於筮則曰貞悔雨霽蒙驛克者是以五氣占也貞悔者是以二體占也然其辭則皆本於易矣雖筮法僅存而卜法無考意其必不若後世於易理之外各以私見立說也不然則卜筮亦小術耳何足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哉貞悔詳見揲蓍遺法辯

易以卜筮尚占故蓍龜常並言之易外豈別有龜法哉
祭義有曰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
南面此言雖後儒所記未可必其爲聖經然亦庶足
以見龜之爲易耳易之吉凶定於八卦而洪範言卜
惟曰雨霽蒙驛克而已雨霽蒙驛克者以氣占也雖
以氣占而亦以卦斷如筮以貞悔別卦之二體也但
以龜起卦之例則不可詳耳古者卜龜史先定墨蓋
取其下體平正呈兆分明故以墨界其上下左右定
爲六位欲使旁岐不相參雜旣得吉則謂之食墨食
與蝕同拂拭而去之有似於蝕也金縢乃卜三龜曲

禮卜不過三則卜或有至三者苟未得吉則俟再卜
故未去墨如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河朔黎
水不吉則不言食卜洛而吉則言食也注家謂史定
墨者凡卜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坼
若從墨而坼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則謂之
璺拆璺音問器破而未離之名也夫蓍龜至公無私
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至公無私故能傳蓍龜之
意吉兆以畫先定於龜則非虛心以待命者矣而況
雨霽蒙驛克之兆不係於坼之巨細而坼之巨細亦

不待墨而見也則古灼之法不亦贅乎大抵鑽骸觀坼之云乃後世殺龜鑽灼之術也龜天下之神物也龜龍麟鳳謂之四靈蓍滿尺二者能知天道故王者得之以爲大寶觀大誥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則一龜世世以遺子孫何如其重也聖人好生之德洽于人心甯忍殺至靈之物乎唐李華作卜論蓋已有疑於此矣况龜世所難得必皆殺之將何以待後卜乎竊意灼龜者必以燋火炷於焌契而稍熏龜以蒸其氣然後視兆焉契者鑿也焌者契之鋭頭也但以此爇剃吹熾耳豈必以火鑽及龜骸而使坼哉聖學失傳易

道俱晦在春秋時如左傳所載陳懿氏卜妻敬仲晉獻公卜立驪姬之辭皆自爲一家之說卜無與於易矣然諸侯之國猶有守龜大夫之家亦或居蔡未聞其以死龜卜也況經孔子序易盛稱蓍龜之德而其法豈盡廢乎然則鑽骸觀坼之說起於何時世當極否人不畏天暴君蓋有惡卜不中而燒龜揚灰者聖王旣不復興神龜亦遂不出龜不易得法遂不傳民間或鑽小龜自爲一術以誠推測亦能前知故遂相仍以爲古法耳周禮卜師掌開龜致墨墨氏掌爇燋吹契占人掌占墨占坼是皆鑽灼死龜之法也而命

龜作兆則掌於太卜其所掌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其書雖不傳而其意可想也蓋龜有十二月之兆又乘之以十干如甲乙丙丁之屬則爲百二十又乘之以十事如六親六畜之屬則爲千二百後世所傳龜經尚皆本此雖兆或異名而龜皆用死所未得者周禮之所謂頌耳然其見鄙猥出於衰世就使果得周禮之頌亦不過如陳懿氏晋獻公之繇而已觀漢時猶有大横庚庚之說亦全無意義也皆何足以語易哉周禮成於戰國之士宜其說之詭於聖人也龜策傳則周禮之末流耳其識抑又下矣其

兆視首之俛仰足之開肣身節之彊折內外之橋垂則固覯其所灼之坼也而不復言史之定墨矣待定墨而觀坼則墨固可廢也而定墨之本意亦豈果爲坼哉以後世龜法與易大相戾故著其說以俟知者講求云

大禹謨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既謀於心又謀於卿士庶人志既先定而謀又僉同則何待於卜筮哉此見聖人之心至虛無物不敢以人謀自私也若謂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則將有

執其私見而不聽命於天者矣舜又曰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是不再卜也而金縢則言乃卜三龜一習吉其所謂卜三龜者非立三人以相參考也正如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豈再三之瀆哉蓋即一事分條而異其命辭耳在舜卜禹而得吉則不必再卜此則卜澗水東瀍水西之外又卜瀍水東以覆驗洛之吉否則不嫌於相襲也故曲禮曰卜筮不過三謂卜筮皆可以三爲節亦豈謂必期於三哉然又曰卜筮不相襲者蓋以卜人筮人各有專職故惟卜與

卜襲筮與筮襲而以卜襲筮以筮襲卜則其法不相通焉若卜筮互相為占則禮之所有也禮先筮而後卜洪範亦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之說蓍龜固並用矣但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曰大事卜小事筮而左傳因謂之筮短龜長則二者並占以從龜為長耳卜筮互相推決故各立官蓍為枯株不若龜有靈性故尤以龜為長而小事則止以筮可也易以蓍龜並稱其德本無高下蓍短龜長之說蓋自俗傳而蓍龜遂分輕重豈惟以龜有血氣之靈蓍為枯槁之物哉夫蓍龜所占皆本於易但龜主於象蓍主於數象則窮

於五行數則觀於二體其所推極亦係於人之精神耳聖人不生龜亦不出而龜難蓍易業亦異傳意必當時卜師之術遠而深筮師之術近而淺推測各窮其術而事之大小因亦殊焉故大事卜小事筮禮家遂蓍爲兩用而不知蓍龜之德豈有二哉龜筮之法不知起於何時觀舜言龜筮協從則唐虞之前二法蓋皆有之或謂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蓍筮雖未可盡信要之龜法在前筮法在後先有象而後有數亦事理之所或然耳

周禮龜人禮記月令俱有釁龜之文註以爲攘卻不祥

此禮誠不可曉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下有神龜守之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故蓍取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即可用龜得長七八寸即可寶矣天生神物永世常靈苟有不祥必能可禁何待於攘郤哉意者世衰道微地常愛寶蓍生既微龜亦遠去取者不能中古法度則蓍龜多有不靈者矣因是殺牲取血以釁之將以假靈於血氣耳至龜策傳則言用梁夘祓龜而灼亦此意也其曰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是當時未有釁也然而卜已皆棄去

之則待蓍龜何以如是之輕哉又曰古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則龜又非難得之物也其說亦自相牴牾矣又曰龜能十言十當而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又曰庚辛日可以殺龜及鑽鑽者以鑿開龜之下體而去其外甲即剝刺之義也是則所灼皆死龜矣又曰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又曰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懲後龜則一龜可以數灼也以死龜之甲而又加之數灼其不靈宜矣乃欲假血氣而祓之何益乎此足以知其法之非古也

末世卜筮多用小術或以鷄卜或以兎卜或以碁卜或以紫姑卜或以牛蹄卜或以灼骨卜其他擲錢聽鏡相字觀梅望氣聞聲求籤問笑多因推測而知然往往有靈驗此其故何哉陸龜蒙曰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惟在精誠而已精誠則能先知誠則明也因所感而觸耳故雖不法蓍龜而神謀亦自相協但所以開物成務者主於天理則即是易矣昔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

龜筮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聖人既沒易學失眞雖卜法無傳而筮亦不盡合古矣要之君平所謂卜筮者蓋皆後世之術也然其言則固易理與專言禍福者不同矣

纖緯術數之學

人言禍福有奇驗者如纖緯之書術數之學亦能先事而知然亦因幾而動即往可以知來即感可以知應皆實理顯著而假人之聰明以發竅者也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則機緘未露

之前亦無由知也聖人於此等處未嘗強求其知聖人之所知者惠迪從逆凶而已知其所起乃爲知幾此至誠之前知也若今日晴明日雨則固聖人所不知也然則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聰明之偶發一竅已是用便近二矣人雖以爲神然亦不能悉中非必然可求之理此聖人所以不語也

易緯

周易緯述陰陽日辰數讖及太一行九宮之法其書出東漢哀平之世蓋讖緯之學也讖緯之亂易道自此始或以爲孔子以前作則僞作之人自文其說耳

焦延壽易林

焦延壽易林以一卦變六十四卦朱子易學啓蒙卦變圖蓋本於此此即文王後天卦存之意也可謂知貞悔之義矣但每卦各自爲詩不用文王周孔繫辭是即左氏載卜楚丘筮成季之將生所謂同腹于父敬如公所卜徒父筮秦伯之伐晉所謂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之類蓋附爲一家之言雖所占驗畧與詩應亦胡一桂所謂偶然如讖辭之適中耳非易道之必然也

京房火珠林

京房易傳以八宮卦爲序世所傳火珠林也以三錢擲之而求卦其法以納甲分六位以六辰配六親以世應生尅陰陽盛衰斷吉凶蓋以己意湊合而成斷例比於焦易雖加密而益遠於易矣房之術以候風雨寒溫各有效驗則圖象辨疑固有說矣何則天下之小術雖閱擇日辰筭布五行尋察地脉以至猥瑣邪僻之書無不借易以爲說蓋天下之物無有不麗於陰陽者故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爲精深所以眩惑斯人而取售於世房之所以用之之驗者廼其術也而非易也斯言盡之矣又朱子曰京房輩

說數從他那影裏才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便筭得靜便筭不得此即邵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之意也凡術數之學只從動處起故謂之推測

楊子雲太玄

楊子雲太玄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以三起數三三為九而窮於九九八十一為八十一首首各有名以擬易六十四卦每首而係之方州部家如中之畫為三應之畫

爲三失之畫爲三之數是也于象于義初無所取特不過以四畫分之有八十一樣借以識八十一首之名耳朱子謂易中只有陰陽奇耦四象楊子雲見一二三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曰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只此數言可以見玄之妄作矣

常法和所傳靈碁經

晉襄城道人常法和所傳靈碁經或謂其先張子房受於黃石公而東方朔得之以為占兆者也自淮南八公以後秘而不傳至晉太康中始有衣黃皮老翁以

竹筒盛此經授之法和其法以十二碁刻一面上中下各刻四碁一擲計其所得一二三四之數一爲陽二爲陰三爲重陽四爲重陰以上中下分天地人三位猶易三爻而成卦也或有上中而無下或有中下而無上或有上下而無中或止一位或漫而無字凡一百二十五卦雖以陰陽位次推斷吉凶而卦立別名自爲一術蓋擬太玄而識尤淺陋者也然在南史已載經中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珠璣金盤玉盃之繇則此經自晉傳來信矣宋藝文志五行類有靈碁經一卷其即唐志東方朔之占書乎故晁氏曰東

方朔撰晉顔幼明宋何承天註唐李遠敘今觀其繇辭皆鄙俚頗非晉宋以前有道者文字其必漢魏之季五行家所作而依託東方氏以爲重歟顔何之註亦無取焉若李遠之敘意亦偶因一時靈驗而發耳觀元儒胡一桂著易傳外篇歷敘諸家卜筮之書自太玄以下洞林洞極元包潛虛之類無不論述而獨不及此經得非以其無關於大道而不足録耶

郭璞洞林

郭璞洞林亦火珠林之遺法也但其斷例於卦體上隨意取象比火珠林更加密耳皆非易之正理也

關子明所傳洞極真經

洞極真經莫知作者元魏關朗子明之所傳次也其爲極也又起於洛書之數以北方爲生之式西南二爲育之式東方三爲資之式而極有一畫矣又以東南四爲生之式中央五爲育之式西北六爲資之式而極有二畫矣又以西方七爲生之式東方八爲育之式南方九爲資之三而極有三畫矣每一極演而爲九三九二十七而極終亦猶近世蔡氏皇極內篇演洛書之數至於九九八十一也蓋漢魏以後好奇之士所作自以己意書卦立名而爲之傳觀其以三

☷☷為象凡二十七象而又多用奇字蓋本於太玄云雖其序論本河圖為說然無與於易亦杜撰者也

衛元嵩元包

衛元嵩所作元包祖京房八宮卦不本於易而自為之傳其文字奇詭音義譎怪所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者奚足道哉

司馬温公潛虛

司馬温公潛虛以河圖生數五成數五合五十五而各立一名蓋温公最好太玄楊子雲作太玄以準易温公作潛虛以擬玄其以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

人分十體亦循玄之以方州部家分四位皆假設之名耳無所係於義也玄之數起於三分於九成於八十一故爲八十一首虛則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定名而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爲變循玄之每首九贊也其變其占皆以意湊初無自然法象朱子謂溫公喜太玄全無見處觀此一言則潛虛之爲臆見可以例推矣自易緯至此八書有聖人作而同文則必在所廢矣

邵康節皇極經世

康節皇極經世之數起於一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所

謂一者太極也一動一靜之間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不過一本萬殊之理而所謂萬殊者亦不過陰陽之變耳明道謂其加一倍法一言以蔽之矣加一倍者陰陽也陰陽之上又加一倍則分老少而爲四象矣四象者天地之大限也故於德則爲元亨利貞於時則爲春夏秋冬以此觀天下之物則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足以盡天地之體用暑寒晝夜雨風露雷足以盡天地之變化性情形體走飛草木足以盡萬物之感應元會運世歲月日辰足以盡

天地之終始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足以盡聖賢之
事業以至聲音之類事事皆分爲四因其機緘窮其
消長而推測之來物亦可得而知也然聖人之道一
以貫之其能前知亦惟即所因之禮損益隨時而已
殊途同歸何思何慮豈假於讖緯術數之推測哉故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氣數所限一定而不可易者
雖聖人亦何能致力邪若夫亂爲治變危爲安則聖
人固自有道豈忍謂其時不可爲而遂棄之哉在易
泰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此氣數之常也然而艱貞
則言于食有福不謂其時之必陂而不求艱貞之福

也豐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氣數之常也然而不憂宜日中不謂其時之必消而不謹日中之照也觀此則知康節之所言蓋聖人之所不必知也觀其論萬物之變化象數之分合亦有牽强倚凑處故蔡季通謂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學者多所疑惑而朱子之論康節亦曰以術處事如張子房亦不可謂不雜蓋亦有以窺康節之微者矣况無康節之静虚而欲因其說以求知則徒有推測之勞而安能有貫通之妙哉

邵康節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筭

得來無一毫髮差錯如臨終時諸公在廳上議後事恐喧之盡出外說話他在房中盡聞得程子謂其非怪亭只是以虛而明故聽得也竊意此即是蜀山人董五經之能先知而又以加一倍法推測所以一一皆驗也夫既知之安用數推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耳此康節之數二程所以不肯傳而明道謂其於儒術未見所得也歟然自焦京以下言易者惟康節為切要耳

康節以聲音分四象平上去入聲之屬於天者也開發收閉音之屬於地者也有有聲而無字者風雨雷霆

之類是也有有音而無字者鳥獸虫魚之類是也然無物之先未嘗有聲形氣相軋而聲生焉當人生而靜始發於聲其聲尚未成字其字尚未成言以其氣未完而其識未全也則聲音之成其在有生之後歟然而平上去入開發收閉之四象則固因其形氣而有此限節矣故因是推測亦有可前知者而非謂其聲某音必爲吉某音某字必爲凶也聲音之學古所未有至沈約始爲四聲之韻鄭譯始爲七音之書以喉舌齒唇牙自相調諧則清濁輕重可以默識非言語可傳也康節聲音之說蓋本於此以干支互相推

測以盡聲音之變而數入於微則約譯之所不及焉
然亦但可以爲有此象耳而欲求道於此則窒礙矣
康節以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爲十二會每會一
萬八百年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戌而人
消物盡此以一年十二月推之而知其然也夫人消
物盡之後是爲混沌凡天地間之渣滓已皆淪入窈
冥無可聞見然其升降往來未嘗止息即是斂藏之
陰陽也如人向晦宴息而其通乎夜之知但寂然潛
伏而已至於子半氣機少開即天開於子之時也清
氣漸開則濁氣漸降天地分形是爲地闢於丑矣天

地初分之時水火二端而已火升則水降水中渣滓先有泥沙有泥沙則有龜龍有螺蚌龜龍依空以生得天氣爲先故其神最靈螺蚌依土以生得地氣爲先故其殼最堅土勢將高而未出水時則有荽藻凡此皆水中之所先化然必有泥沙以依形而後水得成生物之功泥沙漸積波濤湧推地形漸出下者爲𡿨上者爲山然後有植物而走飛之類生焉所謂人生於寅者其在土巳出水之後乎要之天地之大其生物之功遲速先後未必限於一時但計其成則有此分數耳今人於高山之上海沙之中有掘得螺蚌

殼者蓋即開闢初水中始生之遺蜕也或以爲未混沌之前鎔鑠不盡之物則元會已終尚有未融化之渣滓乎蓋自天地之大分言之從微至著自有歸無雖有盈虛消息而陰陽相含同一生意實豈可以先後言哉

世傳康節有梅花數謂之觀梅之學此亦五行家推測之一術因郭氏洞林而小變其說者也夫洞林乃火珠林之遺法觀梅之以後天八卦分五行未有改也所不同者卦則從上以起動則據數以輪悉依卦象配時物之名專主動爻定體用之位以所問之象數

分於先天後天以所候之中末驗於互體變體而吉凶則一以五行之生尅盛衰爲斷焉蓋自爲一術而斷例則亦猶洞林晉陵得鐸會稽出鍾之類耳於易中奇偶之交剛柔之應凡至理之所在者固未之及也今觀康節所精止是加一倍法乃從陰陽消長之幾論進退存亡之道遠窮天地之變旁通萬物之情類非小數自宋以來諸儒亦未有言其學如觀梅者故胡一桂翼傳外篇作於元皇慶間歷叙諸家卜筮之書尤諄諄發明皇極經世之旨而於觀梅之說畧不一及焉則此術信非康節之舊也邵伯温有曰先

君之學徹始終通幽明意言象數之蘊而知易之體用與成卦立爻之所自卒無所傳乎時未嘗妄以語人故當時人亦鮮知之雖不明言其術然亦即其欲傳明道而明道不肯學者也豈於加一倍法之外別有異傳乎然則觀梅之書其必元末人所爲而假康節以爲重者歟

蔡九峯洪範皇極

九峰蔡氏沉洪範皇極以三起數蓋本太玄洞極潛虛而作以明數學但其列八十一數名而變至六千五百六十一周一歲之運比於太玄洞極潛虛稍近自

然耳吾求其意以河圖爲象洛書爲數故撰此書將以補易之所未備也殊不知象乃數之定體即所謂剛柔立本者也數乃象之流行即所謂變通趨時者也數在象中本非二物故洛書即以明河圖而河圖之外豈別有數哉似亦贅言矣沉之先君子季通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名皆不知而作者也乃復自謂洛書數之原而沉復別爲此書是將有加於易也豈季通言易亦未知洛書本止發明河圖而沉遂以洛書專言

數邪

諸家卦氣不同之說

自焦延壽以後京房楊雄司馬光皆有卦氣直日之說其所分綴大抵隨意爲之非自然法象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延壽分卦直日之法以文王卦序乾坤屯蒙起至旣未濟除震離坎兌四卦外餘六十卦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坎兌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此費直易林序之說也項平菴則謂焦氏卦法自乾至未濟並依易書本序以一

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濟直癸亥盡六十日而四正卦則直二分二至之日坎直冬至離夏至震春分兌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與費氏一爻直一日之說不同夫以一卦直一日六十日而盡六十卦則一歲當有六週而卦氣不係於周天之運矣不知乎奎何所據而爲此說邪京房卦氣之法大抵本於易林其震離坎兌之直二分二至無以異也但每卦直六日七分六十卦而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蓋焦則舉成數而約於三百六十日京則比焦爲密耳京所用卦皆用太玄卦序起中孚自復

屯以至蹇順與焦不同然京止以六十卦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雄則以六十四卦配之不除震離坎兌四正卦直二分二至也故其四正卦所應節候與京不同雄每首九贊爲四日半八十一首共七百二十九贊爲三百六十四日半少歲日四分日之三而六十四卦均配於中以其數之不足以合周天也則加踦羸二贊羸爲半日踦爲半日之半正合四分日之三之數亦甚牽強矣至司馬光潛虛圖則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爲名除元餘齊三名無變外其餘五十二名皆有七變共三百六十四變以當三

百六十四日少歲日一日又四分日之一則以餘之一名見之故其辭曰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滿氣月之餘也日不復次歲之餘也則與雄之踦義同一牽强耳惟邵康節皇極經世以伏羲先天卦重六十四卦以爲圖最爲自然然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相乘以盡六十四卦而一元之歲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爲終一歲之日以三百六十爲限則亦言其大約耳未嘗紀閏餘也伊川謂康節曆不會差而蔡季通所用依康節三百六十之數亦猶焦易之以三百六十爻而直三百六十日之例是未可以語造曆也

又何以必其終不差邪此曆家所以謂季通的用不得也蓋以卦氣之說明周天之運則可以爲曆法如此則不可蔡九峯洪範皇極圖起於一一而終於九九亦以八十一象周一歲之運皆大約言之不可以爲曆法盡於此也

諸家各因象數揲著不同之法

焦京郭邵以卦起占皆用五十策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十有八變之法自京以後多以錢代蓍蓋後人務徑截以從卜肆之便耳其以蓍起數者楊氏則用三十六策虛三分二掛三揲三四度之法司馬氏則用七

十五策虛五分二掛一揲十七變之法蔡氏則用五十策虛一分二掛一揲三八變之法楊馬揲法牽強爲甚蔡法於理頗順自然然於易道之外未免有所加其術終有不同耳

天文

古者曆象日月星辰所重在於敬授人時故溫涼寒暑得其正而後作成訛易順其常時有愆忒則生育違氣有氛祲則淫邪作非細故也是以聖人脩政務求合天君臣一德罔敢不誠觀乎釐百工庶績咸熙之言可以見其所重在此因時自考非苟應虛文而已

至於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纏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為商星參為晉星龍為宋鄭之星鶉火為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為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卒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為術家之所晦矣春秋昭十七年孛星加心說者以心為天子

明堂之象其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夫彗孛之流氛祲之大者也其爲咎徵明矣而王室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屬知心之應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可而以爲占必在是則不可曰然則洪範言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而註家以爲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其說非歟曰星之有好風好雨以時言也其月風雨以時則爲從星所好云耳豈可以箕畢二星定爲風雨之占哉知此則凡天象之變但當求占於氣不必指應於星矣

日食

日光爲月所掩則食古者日不常食以陽氣盛而月不能掩故也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者止三十六可見其時猶不常食也一食即爲大變惟伐鼓可以助陽故救日必伐鼓而又人人走且馳焉皆所以助陽也書言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是也此可以見古人燮調之理矣周官救月亦伐鼓者非爲月也亦恐日與月相射則陽氣反爲所奪耳否則疑於助陰矣

日食雖有常度然有不入食限而食者如春秋莊十八

年僖十五年二食杜元凱以長曆推之皆不入食限至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漢高祖三年十月十一月漢文帝三年十月十一月皆頻月頻食固不可以常理推也此古人曆法所以但貴於隨時考驗歟

歲差

歲差之法起於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曆家相傳以爲有常度可推者也古曆簡畧不言所差自晉虞喜始立差法定以五

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千數年內經數十人初無定法至於

本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據元授時辛巳曆距洪武十七年甲子積一百四年推演仍又不合迄今嘉靖甲辰又閱百六十年大約七十年差一度術益精密而差竟不齊何哉竊意歲差或因天地之震搖或因日月之薄蝕氣機偶息其差甚微故不知其所起耳如周衰以後日有不入食限而食者皆卒然之變

也不然則其行有常何至於屢算屢差哉此古曆所以隨時占候脩政以與天合而不強求其精也歟故雖康節之曆伊川謂其不差蔡季通深信用之而曆家以爲用不得蓋以此耳

納音 附月忌

六十甲子納音之法不知何所起蓋皆鄒衍以後談天之術也況存中以爲隔八相生瑞桂堂以爲大衍除數又覆推求殊無意義其必假異術以欺人如遁甲飛宮之類歟乃至金加海中火加爐中等號則漢是景以前所未有蓋後人以其難記而附益之以便讀

耳目家以爲納音泄天機之妙術豈非誇大之辭乎若脩養家納甲之法則借月之盈虧以明火候理却可通而火珠林以配渾天甲子亦此義焉然皆符象立意自爲一說其傳不出於聖人不可謂易中所有而以之既視易也況術家之說理不可通者甚多而可盡信哉後人乃欲強爲之辭如衛道夫以月忌爲河圖之中宮立數亦非自然法象祗臆說耳

擇日

擇日起於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其初爲法亦簡蓋事有當順時者則擇時而行有當順月者則擇月而

行有當順日者則擇日而行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大抵取於無拂陰陽之正而已其實未嘗有所拘忌也其後諸家自為一術各以私意于時至於鄒衍談天動求厭勝語益紛紛不相合矣故各伸其說以決猶豫則可會通其理以定吉凶則不可蓋時日干支孤虛旺相其有盛衰亦氣運之自然耳而吉凶則由人事所致豈係於時日哉故順時者謂盡人事也人事盡則天之所助在是矣故自漢晉以來行兵拜將有避歲星有不避歲星者有避甲子有不避甲子者有避往亡有不避往亡者有避四廢有不避四

廢者皆未嘗以是而異吉凶也若拘於諸家之說則彼此各有禁忌百年不得一吉將廢所為之事乎此徒惑人併其事猶豫而不能決非聖人教人擇日之意且太乙遁甲多用洛書飛宮之法逆順互用陰陽勝負國分主客此豈大禹叙疇之本旨哉聖人圖書所以明道乃為術家之所侮弄顧欲假此以定吉凶不亦遠乎孟子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即脩人事之效也人和則地利亦不足言而況天時乎諸家亦以時日干支孤虛旺相言天時則似古者行兵信用此術而附會成書自神其說者矣然觀

武經七書未嘗一及於此則所謂天時者何所指耶意必謂陰陽風雨晦冥之可乘者耳使泥日時而行兵則十必九敗雖兵家亦豈肯為此誤人之法哉故況類日古者將有事於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精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决勝負也斯言得之矣古之擇日者既得吉又重之以卜則猶恐風雨之有不時事變之有不測不敢以人謀决耳此皆實理之宜而豈惑人之術哉

風水

堪輿家以氣遇水則止乘風則散言地理者皆曰風水
風水之說本於利必近世士大夫多爲所惑以爲有
至理存焉不謂郭璞爲誣世之言也夫氣聚成形形
散歸盡形之所散藏於大地地之所發游於太虛虛
則必感感則必生生則復聚故藏於地發於天鍾於
人此常理也禮記曰死必歸土骨肉斃于下陰爲野
土非藏於地之謂乎又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
蒿悽愴非發於天之謂乎又曰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非鍾於人之謂乎然地則有肥磽踈密之異宜
不勝其雜揉矣天則有明晦慘舒之異候又不勝其

雜糅矣男女構精之初所感則互有邪正純疵之異德又不勝其雜揉矣密也肥也地之吉氣也疏也瘠也地之凶氣也明也舒也天之吉氣也晦也慘也天之凶氣也正也純也人之吉德也邪也疵也人之凶德也地以吉發天以吉應人以吉承則所會者中和之氣謂之五行之秀而聖賢所由生矣地以凶發天以凶應人以凶承則所會者乖戾之氣謂之五性之偏而愚不肖所由生矣其間或以吉而遇凶或以凶而遇吉或吉多而凶少或凶多而吉少其界限之錯入分數之交加彼長此短其變不窮是以強弱壽夭

之殊遺骸魂魄通之異受一出自然不知所起不惟人不得而知雖天亦不得而知也天且不得而知而地又安能爲之主乎以地專生物之功而權不在天豈不拂逆乾坤之正乎若夫山川各有分疆水土因而異劑百里內外風遂不同此則地氣使然也然則大化渾淪氣相通貫一方靈秀人人可鍾豈祖宗之朽骨各私其子孫而往寓靈哉葬經有言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先於山栗芽於春此人所據以謚風水之必有感應者也殊不知天地氣機固有偶相感者就如祖宗墳墓或爲盜發或被水漂子孫惕然不安動

於四體者亦每有之蓋人本於祖一氣流通形骸未盡餘氣猶存其相感宜矣然人鬼已分二體用各不同況陰向靜鬼亦不靈欲以葬地蔭朽骨而資之以福子孫則理之所未有也理之所有者必其祖宗嘗脩陰德氣流子孫及其積久而發耳譬之果木然以實之大者爲母則種所轉生其實亦大以實之小者爲母則種所轉生其實亦小豈有母木既死而其枯根所藏之地能蔭子木之實哉忘其本之所自而求福於幽陰隔絕之區惑亦甚矣或以富貴之家葬地多吉所以能惑人者正在於此自郭璞著葬經之後

人皆有風水之貪至於宋元其溺滋甚雖大儒如朱晦菴吳草廬亦津津喜談此又滋人之惑者也夫有財而圖風水孰不爲之而又損高崇卑以改觀栽松植栢以聳望則風水益增其美矣其家富貴相仍子孫不絕皆以爲風水所致而不知所以富貴者實本祖宗積德蓋由富貴而得風水非由風水而致富貴也乃歸功於風水可乎世亦有先得風水而後致富貴者蓋偶然耳不可遂以爲常理也觀宋京丞相仲遠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富貴哉古人亦有擇風水者爲定生人之居

耳夫地太高則多燥居之則生煩燥之疾太卑則多濕居之則生壅腫之疾以之栽果蓏則不成以之畜雞豚則不育豈所以利生民哉故幽都之相陰陽洛邑之營瀍澗楚丘之景山京皆爲生民計此人道之所以爲邇也今以死骨而蔭生人則天道遠矣苟求於遠必欲得五百年尸棺不朽之地或灌水銀以駐不壞之形使可以延長其福蔭可謂能知死乎聖人言知死者謂之原始反終以歸於大化也苟可物而不化則何以云死欲速朽乎况人死歸土無百年不朽之理而欲五百年不朽則以惑矣甚纍非古甚益其

所貴者神也魂升魄降上下攸分故葬則立主以主依神則形雖速朽可也凡子孫之所以獲福者皆神之所錫而欲倚墓以為福則亦依神於墓耳是福在於神不在於葬地也以葬地求神苟有誠敬神亦無所往而不依但不若事主而求神於上者之近且易焉此至理也惟洞察幽明之故者能知之故制為定禮而世乃輕主而重墓何哉且葬埋之禮起於蔂梩之掩蓋不忍棄其親而不葬也其後棺七寸槨稱之無使土親膚則亦因此心而加厚耳固未嘗資其蔭也故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曷嘗擇

地哉今之擇葬地者必曰葬地不吉則體魄不安體魄不安則子孫不靖此理固誠有之使果出於此心尚未失葬埋之初意也然究其本根則皆爲利耳何則欲求體魄之安則如司馬溫公所謂免於五患足矣而必謂某地當興某地當絕某地利長枝某地利旁枝此何心哉心惟溺於所好遂爲術士所愚假非古之新物象無情之舊山以爲衙笏可以出文官旗鼓可以顯武將於是謀人墓地構訟連年家業先傾亦不自省甚至屢遷父母之冢而遷以儌福陰遺兄弟之禍而前以爲仇則天理泯滅盡矣有一念之利

心而極於無所不至肅衆人爲其所惑不足惜也士大夫亦惑之士大夫爲其所惑不足惜也賢人君子亦惑之邪說之害人豈不甚於洪水猛獸之災乎使聖人果以此術爲不可廢則以其說明示天下可也然而絕地通天之教惡所用於其術哉故人知爲善則以善感善而和氣應之人或爲惡則以惡感惡而戾氣應之雖所遇之氣容有不齊而所感之心未嘗不正則亦足以通靈獲福而鬼神之所佑豈在於骨肉所瘞之地哉羅大經於鶴林玉露論此最爲明正可以破世俗之迷而扈柳南謂郭璞精於水源地脉

之數猶不得其死此與楊誠齋論同則益足以明其術之無驗矣不信聖人之學而信郭璞之言惑世誣民之罪將誰歸乎雖然剖身藏珠迷而不悟者多矣安得郭璞復起而悔其術之無驗哉

風水之說若以教人尊祖敬宗似亦一術但鬼神情狀原不如此而又以禍福惑人此其所以害道也借尊祖敬宗之說以文其求福之心則加一自欺害又甚矣

祿命

列子有力命王充有祿命皆極言必定之數此謂氣數

之一定而不可易比至於流行之間則人事可以勝天非氣數所能限也夫祿命之數起於有生之初當其未生胎元雖具而形氣未全神知未發此時尚屬混沌不可得而推測也形生神發則有象可憑而數因之起矣蓋陰陽之氣默運於歲月日時之中彼此相交互爲勝負故得其氣者或昏或明或強或弱萬有不同矣然自有生而推之則陰陽進退勢有盛衰精於曆者可得而知也昔人爲祿命之術其亦有所因歟故李虛中以人始生直日辰支干衰旺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豈可以爲無是理哉然終

屬以人測天智必有所不及况天地之變難盡預期雖多言或中而立命在人所遭亦異其術亦必有坑卒不皆犯三刑貴人不皆當六合如呂才所云者此人所不必求也求之則徒足以生禍福之惑滋功利之圖於先雖後獲之學亦大有害矣聖人所謂知命者知天命也天命非盡性行不能知惟人之游心高遠也猶罕言之而況於壽夭貧富之無益於求者乎夫氣數盛衰亦理之常也自善人遇之當其盛時則道行而顯於功名當其衰時則身退而免於刑戮其所處常吉矣自惡人遇之當其盛時則志肆而無所

不爲當其衰時則人怒而無所可避其所處常凶矣然則吉凶之幾蓋在人事之善惡而不在氣數之盛衰也故聖賢但言脩身立命則天命在我而何氣數之能限哉若限於氣數而必不可易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

談命者無推五星經度若論七政理亦相須但七政之外以歲孛羅計爲餘氣而混爲十一曜則誠有所不通者焉宋景濂作祿命辯議論極精當而世人迷於舊說終不能廢邪說入人之深有如此哉

相術

相術比之禄命尤有實理可稽故精其術者亦每奇中但人深信甚談必爲禍福所惑将有委於定命而怠於脩德者矣人能脩德則有形容忽變如裴晋公之以陰德改相者故相當先論其心烏在其以形體哉自荀况作非相以後曹植杜牧韓愈皮日休論相皆原於心庶幾知本矣孔門聽言觀眸子之法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占所以觀人者蓋如此此豈外於心哉學者以此自考則於相思過半矣

占夢

夢者人精神所寤而可占者即幾之先見與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義同古之卜者參之以夢故太卜掌三兆必兼三夢之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此武王夢卜相參之證也而又專設占夢之官以掌占六夢之吉凶正月詩所謂訊之占夢者是也但太卜所掌之三夢即占夢所掌之六夢也占夢所謂正夢乃無感而自至即太卜之致夢也噩思寤喜懼五夢自其本有此心而言則有所倚即太卜所謂觭夢也自其偶因物觸而言則有所感即太卜所謂咸夢也其占亦如是推之而已若泥於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生尅亦小數耳豈不滋惑哉夫高宗之夢良弼有誠心之感也

牧人之夢魚旟無心之感也晉文公之夢伏楚子爭勝之感也楚襄王之夢高唐情慾之感也占者奚待於他求而後知吉凶哉若孔子之夢周公自孔子而言雖出於望治之誠而春秋之世政在權臣夢雖吉而遇則凶此即天地陰湯日月星辰之數其大致可知已豈若左傳昭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趙簡子夢童子倮以歌而史魚以日月星辰之實主對待論生尅占其六年此月吳當入郢而又知其弗克乎至於兩楹之奠則夢出於無心而孔子之自占知其將死則固合乎天命矣豈有他術推測哉故夢有祥有

不祥而占有應有不應君子亦求之至誠先知之道而已若占夢以季冬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受之及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則衰世之惑道也夫夢本神幾可以觀德雖聖人亦不能無莊子曰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此忘世者之言也文中子因曰至人無夢張横渠亦謂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不顯乎外也則皆莊生之遺意耳孔子自言甚矣吾衰則志不在於周公此其所以不夢也豈聖德至此方至而始不顯於外乎且兩楹之夢在其臨終則將謂其時聖猶未至而於矩尚不能無踰邪蓋聖人之

夢猶其晝之有思也但不若世人之擾擾耳

說理會編卷之十五終

越李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諸儒

文中子之學

文中子王通教授河汾以道自任隱居求志若將終身所著中說皆非空言又文辭簡約將以反朴還淳其門人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杜淹陳叔達諸公唐貞觀時攀龍附鳳翼成三百載之基業皆通啓之也亦可謂有用之學矣阮逸稱其爲孟軻之徒程子稱其爲

隱德君子先師稱其爲賢儒豈過許哉但當其弱冠時有志經濟挾策以干隋文失於不待其招蓋本不羈之士而招尤速謗實在此矣隋唐遺錄謂其有譏行爲史臣所削故不立傳夫通之譏行未必有之然或少年事亦不可以爲終身難攻之過惟以通弟凝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無忌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凝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無忌掌握隋書列傳其削通世家不足怪矣當時魏徵雖總領史事叔達亦與撰焉然皆避無忌之權不能執奪房玄齡杜如

晦輩亦未有救正者亦可見房魏諸公信道不篤不
能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
道蓋有由焉或疑歐陽永叔宋景文脩唐書房魏諸
公傳中畧不及通姓名因謂其非通門人則唐人皮
日休司空圖皆以房杜數公爲其徒劉禹錫亦謂其
門多偉人今觀中說所與諸公問難之辭亦非泛交
之語其爲門人信矣惟晁氏以關朗李德林薛道衡
三事稽其年次似有不合者今亦各有說焉其曰聞
禮於關生蓋傳聞云耳豈謂其面問一百七年以前
之人哉李德林之卒傳載於開皇十三年轉懷州刺

史後歲餘則此時通約止十一二歲耳然曰歲餘而不明言其年亦不知其言之信否也薛道衡傳以忤煬帝縊殺其子收出繼從父孺長於孺家不識本生然考之唐史言收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則非不識本生者也意者德林道衡傳皆無忌所撰故為亂辭以疑人之信中說邪夫德脩而謗與自古有之當權勢相軋雖門人亦有自避形迹而不能使惡言不入於耳者若非因言以考其行則闇然君子為詆罵於後世邪

周濂溪之學

周子太極圖圈外有圈圈復有大有小又加圈於陰陽之中亦頗支離而周子之說義則甚精也朱内翰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胡五峯亦以為先生非止為种放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此言未為非是朱子據潘清逸墓誌謂先生所著有太極圖易說易通乃斷然以太極圖易通皆為先生所著而於易說則曰世無傳本竊謂易說即太極圖說也蓋潘誌言太極圖易說不謂之太極圖說則因有太極圖而為易說也是周子之意亦以太極圖為未盡善矣特以出於師傳不欲顯言其非而作易

說於其後以見意耳於圖蓋有光焉以結語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一言觀之則又易說之證也然則周子豈復別有一易說乎論太極圖詳見第一卷理氣條下

通書之言得聖人之奧可謂能入室矣宋之諸儒莫有能及之者雖與學庸語孟並行可也

程明道之學

明道之學近於一貫觀定性書可謂內外合一矣有論定性書之說見第二卷謹獨條下

程伊川之學

伊川之學執持不失其正但於文義上講求未可盡謂德性用事也此孔門游夏之流自此精進不已久之當日上達耳雖明道亦不能強其合一也

總論伊川康節

先師嘗謂伊川似子莫康節似鄉愿蓋以子莫爲執爲我兼愛之中似無所偏然當其爲我時仍執爲我當其兼愛時仍執兼愛是皆豫有所待而擬議以取正於迹循守繩墨而非隨時以處中也又以鄉愿看作鄉中一謹厚脩飾人人人皆悅自外觀之人品甚高非聖人不能識而伊川之拘轍迹康節之混世塵各

有似焉今觀子莫執中若依此解是執權無中也蓋其所執之中是心體澄然不着隨事至而應之無所經綸裁制也則伊川有所不似矣鄉愿閉藏一點為心獨知處不能無欺則康節有所不似矣即其所不似以求其所似而二子之學術亦因以見焉

邵康節之學

康節雄才大畧玩心高明眞天挺人豪也但明道稱之為內聖外王之學則未敢以為必然耳蓋當其少時慨然有志於經濟交遊四方而歸隱百源便順自然只做僭便宜事此却是莊列遺風聖人之學有天德

而語王道其要常在謹獨未嘗有遺棄事物時恐康節不及此也至於窮天下之變以爲觀物則近於索隱行怪聖人豈爲之哉餘論皇極經世詳見第十五卷

康節天津橋聞杜鵑聲知天下自此多事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從實理上見得也蓋陽根於北方之子以次而升於南至巳而極萬物之所以生長也陰根於南方之午以次而降於北至亥而極萬物之所以收藏也陽之極也其體不離于陰故其氣常聚聚則靜而多寒陰之極也

其用不離于陽故其氣常散散則動而多變此一歲陰陽之大分也洛陽北方之地也杜鵑南方之鳥也天津橋聞杜鵑聲則其地常變可知而天下將亂之幾在此矣亂之成也隨人事所感但謂不二年南人爲相專務變更則似以意推說矣

司馬温公之學

司馬温公自少勤學於書無不讀而篤志力行言不妄發其在相位以天下安危爲己任人皆信之不但田父野老婦人女子知其賢雖遼夏之人亦必問公起居非其誠意足以感動人而能然乎但其論說不本

中和可以為社稷臣而未可以語天民之變化也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孔子所以為知德者鮮歟餘論潛虛見第十五卷

張橫渠之學

張橫渠作西銘以事親言事天明仁孝合一之理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與中庸稱舜大孝意同但中庸工夫本於誠而以謹獨為要西銘旁引盡道之事以著事天之實則若泛舉耳楊龜山言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李延平揭出知字欲人着力此亦知要之言也然理只是仁義禮智仁智合德所謂

行之者一也是爲理一而其散於萬事則達道也是爲分殊道從德出其體本明矣必於理一上加一知字哉其欲於知字上着力者蓋亦以工夫言耳

正蒙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上二句以出於天者言也下二句以具於人者言也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此即其所謂天與道者也又曰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此即其所謂性與心者也又曰氣聚散於太虛猶氷凝釋於水又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

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是虛與氣自爲屈伸也又曰太和所謂道蓋本中庸已發之和而言又曰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蓋本率性之道而言又曰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始者指幾而言即天德之良知故曰起知於易者乾乎而其自然順則處即坤道也故曰效法於簡者坤乎從微至著而散爲萬物以成形質故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其曰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即其所謂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則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又以太虛妙應爲神而以天

地法象爲神化之糟粕又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此其爲說亦甚精妙但以清通爲虛則所謂太虛者言其至清之氣耳又曰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則固以氣化言道也必性與天道合一而後謂之誠則道在性中性在虛中虛必假氣以有靈而後與天合一是理氣猶有二與朱子所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同一宗也則不若以徒名天而仁義禮智咸具於中者之爲直截耳如此則謂之有可也謂之無可也雖老氏以有生於無釋氏以大地山河爲見病之說似亦無害蓋有物有則者有也無聲

無臭者無也而謂言有無諸子之陋則亦過矣

正蒙之書出於思索一有所得則筆記之此推測之知雖其所言每有精義然億說亦多不可以爲合一之學也其學雖未合一而勇於爲義亦子路之亞焉

橫渠所見甚精密其擔當聖人之道亦甚勇往其以禮爲教亦甚切實自孟子以後罕見其比但其立言不若孟子見得主腦而簡易易知然亦不可輕視也

子厚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只是從氣動上說自然非本體之真樂也聖賢却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於幾希上見得分明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

與任氣自然之樂大不同也否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矣

總論張横渠邵康節司馬温公

明道嘗言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夫三
子持己盡誠不欺暗室雖謂之不雜可也但其所見
則不能無不雜者焉若較其優劣則子厚比之堯夫
君實爲稍醇耳

程明道李愿中體貼體認天理之辨

明道嘗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
來體貼者身有之而見得親切也李愿中言學問之

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則自用功而言體認者省察之意不可便以爲義襲也

宋晦菴之學　附論陸象山

晦菴之志欲繼往聖開來學是何等氣魄其所論述皆明德新民之實學類非無用之空言自秦漢以來周程張子之外莫之能過也雖其論致知以讀書講學爲第一義爲陸象山之所短然效先覺之所爲以明善復初則固以學開明其心也孔門中人以下之教蓋本如此由此日新亦臻精妙但陸象山則從本體

上擴充可以直超上達然亦不廢文字也至其立心制行之誠則皆無可議焉故浙東之攻象山稱之荆門之治晦庵善之不以所見之不合而遂相非毀此可見其心誠於爲道而無所私也學者當先求其誠意之所在而已矣豈可妄議哉

陸象山從尊德性上道問學此中庸慎獨之要功也故其謹禮之嚴無所不正功非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比也

陽明致良知之學　附論湛甘泉

先師與甘泉翁同志友也二公之教各立一家先師則

主於致良知甘泉則主於隨處體認天理議者或謂致良知之說近於虛體認天理之說近於助殊不知良知即本心之明自然而動者也致則復其本體中間有多少工夫節次其言簡易直截而徹上徹下一貫無遺但恐學者從自然上說知不本其發端之善則虛而無主將不以生爲性而混是非之本心乎天理即良知也天之明命其本體有何倚着身體力行而省察之以認其是處所謂體認也惡得謂之助但云隨處則未免物物刻雕此下學未見頭腦之事也若致良知則如論語之言一貫可以直超上達隨處

體認天理則如論語之言忠恕乃隨事精察之功也但着於聲色則不免於助耳此特言二公之見各有所主若其人品優劣則君子固有定論矣

陽明之學由王司輿發端

予少師黃轝子黃轝子姓王名文轅字司輿山陰人勵志力行隱居獨善鄉人熏其德者皆樂親之少學爲古文絕類莊列詩倣唐人讀書不牽章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成化弘治間學者守成說不敢有非議朱子者故不見信於時惟陽明先師與之爲友開破積說蓋有所本云及陽明先師領南贛之命見

黄羣子黄羣子欲試其所得每撼激之不動語人曰伯安自此可勝大事矣蓋其平生經世之志於此見焉其後黄羣子汲陽明先師方講良知之學人多非議之嘆曰使王司輿在則於吾言必相契矣

說理會編卷之十六終